

第一章

他,那个持刀的男人,又出现了,距我约有十一二米远。我站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身后是耸入傍晚橙红色天幕中的高楼大厦。毛毛细雨从四处散开的片片乌云中飘洒下来。石板路上布满了尸体,人的尸体。然而,好像没有人看见这些尸体。人们急急忙忙地穿过广场,全神贯注地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竟然没有发觉蒙蒙细雨把他们的雨伞染成了红色。那个持刀男子慢慢地靠近一个女人,一件白色的、染着鲜血的衬衫紧贴在他的身上,湿淋淋的色头褐发一缕一缕地垂挂在脸上。他的发梢往下滴着血。那就是雨——是血雨。这个男人走到一位身穿朱红色连衣裙、头发为褐红色的女人面前停住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帮不了什么忙,毫无办法。我的身体已不听我使唤了,我只得在一旁观望,纹丝不动地屏息观望。我的双脚像生了根似地牢牢地粘贴在沥青路面上,我口渴极了。我想向那个女人发出警告,试图高声喊叫,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不可避免的事

就要发生了：他缓慢地、几乎是温柔地把他的刀推入了她的两肋。她年轻的身体无声地慢慢倒在了他脚下。凶手带着漠不关心的轻蔑神情跨过那个死去的女人——他最新的牺牲品。广场上的其他人难道都瞎了吗？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里发生的事吗？一丝风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广场。

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发觉。但是我，我看见了发生的一切。我觉得好像要透不过气来了。我想跑开，但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还是一步也挪不动。凶手的目光在四处搜寻。突然，他站在了我面前，撇着嘴发出一阵狞笑，他的目光僵硬、冷酷而空虚——我看到的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人。他向我举起了刀，稳操胜券似地露出了轻蔑的神情。濒死的我束手无策地呆视着闪闪发光的刀锋——不！不！

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全身颤抖着，大汗淋漓，脉搏急剧地跳动。

过去了，脱险了。我又一次做了这样的噩梦。在他杀死我之前醒了过来。我对这种噩梦非常熟悉，但永远也不会习惯。从我 15 岁生日那天起，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就是在那一天，我遇见了撒旦的信徒。

我是在各种各样的福利院里长大的。11 岁那年我就请求青年福利局把我送入福利院。是的，就是我。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 离开家，离开那个总是毫

无理由地痛打我、浑身散发着酒气的土耳其继父，离开我那懦弱胆怯、毫无主见的母亲。母亲生了 5 个孩子，但她甚至无法保护我们不受继父情绪恶劣时所采取的极不公正的伤害。

在我 15 岁生日那天，我有两天假，以示庆祝。好像我以前庆祝过我的生日似的。我只是从同学和邻居家的孩子们那里才知道生日礼物和生日聚会。

不错，我毕竟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整整两天，我要好好利用。我决定到我姐姐家去。如果福利院领导同意我外出的话，我就可以在姐姐家过夜。但至于我是什么时候以及是否到了那里，教养员是不管的。在那里没有人过问这样的事。就像去年我生日那天那样，我走进了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迪斯科舞厅，要了一杯啤酒，然后为自己的幸福干杯。在这样一个见鬼的生日里，我心情很坏，闷闷不乐地靠在吧台边，拿着我的啤酒。这天晚上，我只有一个愿望、一个目的 随便和什么人吵架，痛揍他一顿，随便把一个什么人打倒在地，以发泄我的不快、我心中积压的全部仇恨以及凝结在胸中的沉重的悲伤。打人，折磨人，让人痛苦，这都会使我感到愉快。要是有一个软骨头爬在地上哀求我，那我的感觉就会更好。打人，我已经学会：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我的暴戾成性的继父那里，后来从福利院里那些较大的男孩子那里学会了。很长时间以来，他们总是用手或棍棒狠狠地打我，直到我长大并强壮到足以自卫时为止。

我怀着这种心情，端着啤酒沉思着。这时，彼得发现了我。他是我以前邻居的孩子，就是在我还住在我‘父母’家的时候。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彼得说道，“我马上去跟几个朋友会面，一块玩招鬼游戏，一起去吧！”

我早就听说过这种游戏：人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召唤某些鬼神。这么做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清楚。不过，也许要比我独自一人在这个迪斯厅舞厅里闲站着更有趣。于是，我就跟他一块去了。

我坐在彼得的车中没多久就发现，我们并没有朝他家的方向驶去，而是朝工业区方向驶去。“会叫你大吃一惊。”彼得安慰我说。他把车停在了工业区前面的树林边。

我们拿着手电筒，开始步行穿过那片树林。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寒冷的冬夜。弯弯的月牙儿只发出微弱的光。渐圆的月亮。积雪在我们脚下嚓嚓作响。我们越往树林深处走，我浑身上下就越感到不自在。我急切地问彼得，但他的回答却总是神秘莫测：“你一定会觉得很好玩。你不就是想把什么人痛打一顿吗？在我们这儿，你完全可以这么做，相信我！”

我们走出树林之后，彼得领着我又走过了碎石路和静静卧着的路轨。我们甚至爬着穿过了一些管道，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场地上。突然之间，我们不再是孤零零的了：我看见 10——15 个人，三三两两地立在那里。在他们后面，我发现有一长排、高约 3

米的库房。

仓库的前面，右边有什么东西被遮盖着，温暖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我闻到了河水的味道，然后听到和看到：沿仓库一侧，有一条小河轻快地潺潺流过。我们走近会场后发现，那些人的装束不同寻常，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所有的人都身穿深褐色的、长可及地的僧衣，头戴兜帽。他们奇异的装扮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修道士。但他们是修道士吗？这些人可不是什么修道士。虽然时间已很晚了，但来的人却越来越多，其中也有许多人穿着普通的衣服。他们一到就消失在仓库中了。仓库外面有几个身穿僧衣的人在低声交谈，其他人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他们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等什么呢？彼得拉了拉我的袖子，他要把我介绍给一个什么人，一个蒙着脸的人。这个人刚离开身边的人，向我们走来。

他的僧衣连同一件类似坎肩的栗褐色的罩衫轻轻地拖过地面，只有两只手露在飘动的衣袖外面。宽大的兜帽遮住了他的脸，只留两道细缝可让人看见他的眼白。我感到越来越难受。“这是卢卡斯，”彼得向他介绍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不理解的是，他又补充说：“主已认定，他跟我们志同道合。他将是建造他的王国的好帮手。”兜帽下有个声音回答道：“他生来就是基督徒。今天他将与地狱结合在一起。”——地狱？地狱什么？是胡说八道吧？无数个疑问和念头闪过我的大脑：我同地狱有什么关系？地

狱，就是说，他们要杀死我？这人一定是疯了！我一定得离开这里！

蒙面人的目光紧盯着我。难道他能看出我的恐慌？但他转过身，走开了。我转身向彼得求助。他非常小声地说：“别害怕，冷静点，耐心等待。你就在这里呆着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于是，我就站在那里。我急切地想到，我是否应该冒险跑回到附近的树林里，偷偷地溜走！其实，现在正是有利时机，因为好像没有人注意我。尽管如此，我总觉得有人在以某种方式监视着我。该死的！在噼噼作响、积雪覆盖的碎石地面上，只要迈出一步，一切就会暴露。其他人立马会发现我要逃走。就这样，我放弃了这个念头，站在那里没有动。在我的生活中我还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单。

彼得回来时，也穿着一件褐色的僧衣，和其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完全一样。他们这时正在仓库侧门入口处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列。我想问彼得：“瞧你那个样子，像什么呀！我是不是陷入了一个邪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你等着瞧吧。现在安静！”他的声音听上去很陌生。

我们排在最后一个身穿僧衣的人后面。站在我们前面的假修道士们，每人左腋下夹着一本书，右手拿着一个有点类似祈祷珠链的东西：上面悬挂着一个倒立的骨制十字架。当队伍就这样像朝圣似地走进仓库时，队伍中发出类似祈祷的喃喃声——至少是用

一种我全然听不懂的语言在含糊不清地嘟哝。我站在这个奇怪的队伍的最后面，对一切一无所知，并且是惟一个身穿牛仔裤和短夹克的人，我的心狂跳不已。

仓库里面，点着无数只蜡烛，光线忽明忽暗。我得说，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副令人难忘的画面：闪烁的烛光中，大约有 30 个身穿僧衣的人成半圆形站在一个由厚重的混凝土板做成的桌子前面。我想这大概是一个祭坛。因为它上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骨制十字架，是倒立着的，即上端朝下，就跟祈祷珠链上的小十字架完全一样。我们绕着这个祭坛而走，围成一个圆圈。我小心翼翼地偷偷看了这些人一眼，可我看不出，穿着这种宽大僧衣的人是男还是女。突然，彼得把我挤出圈子，挤到祭坛前面。

桌面上放着的那些东西，我根本不喜欢：桌面中间，在一个大理石基座上，立着一个金制高脚杯，形状像一个缺少头盖骨的骷髅头。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金碗和一个打开的酒瓶，里面盛着一种深红色的东西，稠稠的。不会是血吧？左右两侧平放着——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刀子和匕首。在又大又重的桌面下安装有 4 根粗重的铁链，每个桌角一根。铁链的末端都连着宽大的、可调节的镣铐，这是人们从带有刑讯场面的恐怖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情景。

“我再也不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了！我的脑海中

思绪翻滚，一片混乱，我的双手也是汗津津的。我不由自主地把我插在短夹克口袋里的双手攥成了拳头。吓得我直冒汗，汗水从额头流到嘴边。“鼓起勇气来，千万别让人看出什么。”我给我自己打着气。同时，我费力地思索着，我也许该对彼得做点什么，是他把我弄到这儿来的。可问题是，一切都太晚了。这时，祭坛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四个高大强壮的男人走进大厅。他们都身穿黑色的僧衣，后背还有一个白色的标记。虽然他们的脸被兜帽遮住了，但我——仅仅从他们的举止和体形看——仍然觉得他们特别可怕。在这四个人之后紧跟着一个身穿褐色僧衣的男人。他就是那个曾在外非常神秘地问候我的教长。

他走到祭坛前，那四个高大强壮的人——可能是他的保镖——就站在他身后。现在，这个教长正好站在我对面，我们之间只隔着混凝土桌子。但他并没有注视我。我用怀疑的目光死盯着那深红色的液体，他正小心翼翼地、简直是温柔地把酒瓶中的液体倒进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里。然后，他用双手把高脚杯高举过头顶，再次用那种陌生的语言嘟哝着那些含糊不清的玩意儿。这使我想起了教堂里用拉丁文做的祷告。我听得懂的开头几句话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儿子来到了我们中间，他希望与地狱结成联盟。以撒旦的名义，以撒旦阁下的名义……”

他的话语慢慢地消失在雾气中。对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相信。原来他们是撒旦教徒！我竟然同撒旦

教徒在一起。真是糟糕透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招鬼游戏！冷汗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滴进了我的眼里，使我眼前一片模糊，眼睛火辣辣的疼痛。我害怕，非常害怕。我甚至不敢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汗珠。那些保镖的举止太可怕了。

突然，他，那个教长，径直站到了我的面前。“必须净化这个基督的儿子。”我听见他说道。

我想朝后退，可我动弹不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牢牢地抓住了我。教长离我是这么近，近得我们俩的身体都快要碰上了。他的目光穿过兜帽上的细缝，无情地刺入我的眼睛，直达我的大脑深处，好像要占据我的整个大脑，猜出我的每一个想法。“这些血将会使你得到净化。”他边说边把那个高脚杯端到我嘴边。怒火从我心中升起，我禁不住想用我因恐惧而变得更为有力的右掌狠狠给他一个耳光。但我没有这么做，只把脸转向一边。既然我不能动手打架，那我至少要进行消极地抵抗。就这么办吧！无论如何，我绝对不想喝这个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里的东西，尤其是因为这时我已经明白，杯里深红色的液体肯定不是红葡萄酒。

然而，我没有任何机会。他四个保镖中的两个走上前来帮忙。他们死死地抓住我，其中一个掐住我的脖子，这么使劲，以致我以为他要掐断我的脖子。我不得不喝下那些东西。

那是血。我刚喝下第一口，马上就恶心得要吐出

来。我又勉强喝下第二口，它进了我的胃里。余下的是我自动喝的。我已不再害怕，也不再感到恶心了，我只觉得喝的是水。

“他已获得净化，基督教不再欢迎他了，’教长的声音又响起；从即刻起，你要为我们的主撒旦——魔鬼效劳。’他转过身子，拿起了祭坛上那个装着血的小金碗。他把拇指伸进碗里，嘴里叽里咕噜地念着咒语。最后，他命令我跪下。我服从了，因为我已明白，反抗是徒劳的。我非常清楚，我只有假装同意，才能活过这一夜。他们可不是一群故弄玄虚的青少年，他们是成年人，混乱、狂热，而且危险。教长一边继续自言自语地念着咒语，一边用他那血淋淋的拇指在我的额头上、太阳穴上、鼻子上、下巴上以及喉头上画着倒立的十字。而后，我总算活下来了。我被允许回到无名‘信徒’行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是在一种鬼魂附身似的恍惚状态下度过的。这个“弥撒”无休无止地持续着。教长用拉丁语做着独白，一次又一次地对撒旦发誓。全体信徒祷告，跪下，再祷告，再跪下。我们不得不在冰冷的地面上跪了很久很久。我也跟他们一样做着这一切。千万不要引人注目！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我对我的膝盖和我的双腿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一种奇特的飘飘然的感觉攫住了我，我感到轻飘飘的，同时又感到沉甸甸的。教长的话和其他人轻声的祷告奇怪地在我脑子里回荡

着，就像是在一个大教堂里做大弥撒时所产生的的一种音响效果。我朝天花板看去，只是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坐在一个有高高拱形顶的教堂里。然而，那里只有平平的屋顶。

我感到一阵眩晕，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恶心。难道他们给我灌了什么毒品吗？他们是想使我上瘾吗？渐渐地，恐惧感又从我心中升起。我觉得我病了，浑身不舒服，散了架似的；我一阵阵地打着冷战，浑身发抖。是害怕吗？还是因为天气寒冷？我不知道。这个该死的仪式老是没完没了。我无动于衷地看着，教长又将血倒满了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杯子在队列中传递着，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迅速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一口。与此同时，教长的声音越来越大，后面那句话我又听懂了：“牺牲就要来临了！”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只有一个想法：现在轮到我了！可是，这时一只羊绝望的咩咩叫声在我耳边响起。它的叫声我听着真难受。一个身穿僧衣的人拖着那只拼命挣扎的羊穿过那道门，来到祭坛前。对这只羊，我感到同情，但同时，我又感到非常轻松，因为现在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他们没有选中我作为祭品。

那四个裹在黑色僧衣里肌肉发达的壮汉把羊抬到祭坛上，用铁镣铐铐住它的四条腿。他们利索地把铁链拉紧，直到这只羔羊再也无法动弹为止。它那充满恐惧的咩咩叫声回荡在毫无陈设的大厅里，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人在危急时发出的大叫声。

我喜欢动物。有时候，我还与它们说话，它们则专心地倾听着，好像什么都听得懂。我听我的土耳其朋友说，羊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这个躺在祭坛上的替罪羊似乎清楚地知道，它的末日到了。只是它马上将会如何悲惨地死去，无论是它，还是我都不清楚。

我无法忍受它的叫声，可我还是没有胆量用双手捂住我的耳朵。又是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一种动力，强迫我静静地立在那里，注视着我的理智竭力反对的那些事。

教长从摆放在祭坛上的刀子中拿出一把，向那些着了魔似地向前呆视着的信徒们进行展示。月牙形的刀刃在无数的烛光中闪闪发光，刀把的形状是一个倒立的十字。一把异常漂亮的匕首用在一个异常可怕的祭祀仪式上。

大厅里回响着教长单调的声音：“祭品就在这儿。现在，让我们高声赞美吧！我们赞美撒旦，我们赞美魔鬼，希望他能到我们中间来……”他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子，割开了那个咩咩叫着的羊的肚子。当我看到教长把双手伸进割开的羊肚时，又一阵恶心和寒气向我袭来。我究竟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不知所措地自己问自己。同时，我继续死盯着前面。这时，教长从羊肚子里掏出一团红色的肉乎乎的东西——它的心脏。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它高高举起，然后用深沉的嗓音坚决地要求说：“赞美撒旦！”

他转向那四个彪形大汉，好像是要把那颗心脏递给他们。可是为什么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每个人都从那颗心上咬下一块，嚼一嚼，而后咽下。恐慌又一次攫住了我。或许他们还会让我这么做吧？我能克制自己而不晕倒吗？好在我很走运，因为这时教长要他应得的一份：他把他的兜帽稍稍向上推起，只露出嘴巴，吃下剩余的羔羊心脏。他慢慢地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自问，到底还有多少我能够但不得不忍受的事情。

当然，我也许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朝地上看，但是，要是我这么做了，那我说不定就会遭到教长的第二次袭击，虽然我一直有所准备，但这是防不胜防的。这一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都可怕。

他再一次拿起匕首，刺入替罪羊的颈动脉。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接住了喷涌而出的血，新鲜、温热的羊血。我感到恶心。这一次，那些看不见脸部身穿僧衣的人荣幸地喝光了杯里的血。

接着做另外一种功课：用拉丁语做训谕或感恩祈祷。

我的眼睛酸痛得很厉害，不知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那许多没有流出的眼泪。我只想逃走，逃出这个地狱，离开这帮畜牲。在此之前，我曾经坚信，再也没有任何事能使我震惊，也没有任何事能使我屈服。至于使用暴力，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我认为自己很强

壮，也很无情，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我曾经以为我能很好地独立应付一切，并且常常嘲笑我的同学们，说他们一遇到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去求助于自己的母亲。这一夜给了我很好的教训。

教长终于结束了他那阴森可怖的表演，并且宣布下一次集会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这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需要一位母亲。一位能让我躲进她安全的怀抱、能保护我、给我安慰的母亲。

可是，在外面等着我的只有彼得，这个让我经历这场噩梦的疯子。这时候，整个大厅几乎已经空了，我不知所措地慢慢蹲下。我蜷成一团蹲着，双臂紧紧地搂住膝盖，就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失神地独自发呆。我再度感到恶心，就吃力地站起来，急忙朝外面走去，想把手指伸进喉咙，呕吐一下。我希望借此使自己轻松一些，尽管只是肉体上的轻松。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吐出来。“等一下。”这时身后传来教长那令我极其难受的声音。他来得正是时候。我活过了这样的夜晚。我发现，突然之间我怒火中烧，在我年轻的生命中我还从未如此愤怒过。我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你到底信奉什么，你是谁，你这头猪，你这个令人作呕、卑鄙的杀手。别以为你能吓倒我。以后我不会再参加你们这种令人厌恶的小游戏了。要是我不向警察告发你，你该感到庆幸，明白吗？我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关系。至于彼得，我可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兜帽罩着的头纹丝不动，两只死鱼眼睛冷冷地闪着光，他要求我把手伸给他。他的命令口气使我大为惊骇。我把手伸给了他。是要告别吧，我猜想。“喀嚓”一声响，我拼命大叫起来，疼得直流泪——他掰断了我的中指。他把兜帽上那两道细缝紧靠着我的脸，低声说道：“要是下一次你不来，那我们就会去接你。我们还要把你的朋友抓来，然后你可以在一旁看着我们如何杀死他们。而且他们都死了之后，就该轮到你。”说完这些话，他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这时，我狼狈不堪地站在那里，我的手指痛得直抽搐，慢慢地，我的整个胳膊都痛了起来。愤怒和绝望的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我真是沮丧极了。彼得找到我说：“这就是你的命，卢卡斯，听天由命吧！”他的话听上去也许有点安慰的味道，但我已没有力气回答他了。我不能也不想再思考了。我不想再与他理论什么了，也不想责备他了。我只想到我姐姐家去，而后从那里上医院。我想尽快摆脱彼得，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他。

可惜，我没有成功。

第二章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度过的。我机械地做着我的日常事务。学校安排的油工实习弄得我疲惫不堪。在此以前，我本来对这项工作比对学习更有兴趣，然而，在经历了这样的弥撒之后，我对此已毫无兴趣了。我对朋友、同事和教养员们的唠叨全无反应，耳朵像是被棉花塞住了似的听不清他们的声音。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那么不真实，就像是罩上了一层面纱似的。我睡得很少，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一幅幅画面：羊，带帽僧衣，教长的眼睛和血。血，到处都是血。

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我的手指是怎么折断的：夜间我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了一下，摔倒了。我向每一个想要了解此事的人讲述这个故事，甚至在医院里我也这么说。我没有勇气向任何人吐露实情。我是那么害怕在我的家乡过下一个周末。我实在不想再一次陷入到这样的邪教组织中去。于是，我告诉

福利院领导，下个周末我不想回家。他们对此很不理解，因为‘回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 48 个小时的自由。在福利院，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说，但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真的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父母很好地相处——否则我们也就不会被安置在这个专为受到社会伤害的青少年设立的福利院。我们可不是什么天使。教养员那种非常不信任的询问口气真令我厌烦。我除了用一些愚蠢的废话来敷衍他们以外别无他法：“我在家能干什么呀？在这里我一样会觉得闷得慌，而且还能揍几个人。”

这一周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到了星期五。这天我在我房间里呆着，躺在床上，听着平克·弗洛伊德的《理性的旋律》，这是一首能使我放松的音乐。电话铃响了，是彼得打来的：“你到底来不来 明天晚上 10 点钟我到你姐姐家接你。”一下子，我觉得浑身冰冷，胃里一阵痉挛。“你是从哪里得到我的号码的？你从哪里知道我住在这个城市？”我结结巴巴地问道。“我们知道你的一切，’彼得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你的朋友是谁，你正在哪里实习以及你的师傅是谁。”而后他挂断了电话。我完全惊慌失措了，浑身发抖。我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在整幢房子里乱跑乱撞，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最后到了休息室——我不想说话，只需要有人在我周围，我迫